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贵刊若用,大概不会有损面子的。

他有个请求,希望他在长沙期间优先帮他看看,要我为他说情。你我哥儿们,这个忙肯定会帮的,对吧?张小牛其人不错。我才为他说这话。

求你了!拱手拱手!

祝

大安!

李慕贤

1988年8月30日

这样的信,他写得不少,他是一个好编辑,一个热爱工作的好编辑。

慕公业余也有创作,有《慕贤文存》五卷存世。

慕公李慕贤

周实

慕公走时,我不知道,我是后来才听说的。

我与慕公交道不多。因为,那时,我写得不多,或者说是不太写。

那时,我是一个编辑,在《芙蓉》。

那时,慕公也是编辑,在省作协的《湖南文学》。

后来,他就退休了。

后来,我在编《书屋》,编得不容易,甚至很艰难,恰恰在那时,他给我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夸奖《书屋》编得好,我听了,很感动,自然也就忘不了。

慕公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时刻都在抽烟。一根抽完了又再抽一根,一根抽完了又再抽一根,可以说是烟不离手,人都笑他是个烟鬼。

关于烟鬼,慕公对我有过一番表述。我在这里记述如下,算是我对他的怀念。

慕公是这样对我说的,他弹了一下烟灰,说:

首先,那烟鬼,怎么也不懂一个人如果还活着怎么能够不抽烟?哪怕他把脑壳想烂,他也不会想明白的。因为在那烟鬼看来,一个不抽烟的人,这辈子,白活了。或者说,根本就是没活过。或者说,或者再退一万步说,就是放弃了人生的精华,放弃了一种难得的最可宝贵的享受。

早晨,醒来,那烟鬼,很高兴。为什么?因为白天能抽烟。吃饭了,也高兴。为什么?因为饭后能抽烟。饭后一根烟,快活赛神仙,这是烟鬼的名言。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他吃饭是为了抽烟,为了抽烟他才吃饭。这样说是否有有点夸张?不,一点夸张都没有,真的,一点不夸张。

对于一个烟鬼来说,一个没有烟抽的日子,必定是十分难受

的,难过的。要是清晨他知道,今天可能没烟抽,他会没有勇气起床,他会在床上躺上一整天,甚至一直躺下去,直到听到有烟抽了,直到闻到烟味了,才从床上跳起来。只要有根烟在手,他就活了,就快活了,无论面对多大的事情,他都不怕,他都上。这就像是在海边,光着身子晒太阳,只需躺着就够了,一切都不需要了。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娱乐,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世上有烟抽,要他感谢什么都成。世上如果没有烟,他会什么都仇恨。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比如在北极,或者在南极,或者十八层地狱,那就更是需要烟了。有烟才能克服疲惫,消除孤独,面对恐惧。只要活着,就要抽烟,烟能帮人减轻痛苦,渡过难关,这就是烟鬼的人生观,也是他的世界观。

他问我,怎么样,他的表述好不好。我说好。不过,我说我记得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曾经特别强调过:“因为我不沾烟,不喝酒,所以也就具备了百分之百的精力。”他笑,他说他也记得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也曾这样强调过:“我因为酷爱烟酒,所以才有百分之两百的精力!”我笑他的记忆力真好,他说正是因为抽烟。我记性照他的说法,那他就是没白活了。他说是,那当然,他这辈子没白活。

慕公抽烟抽得豪爽,慕公对人也极真诚,尤其对作者,空口无凭,有信为证:

周实老弟:

你好!

武冈的张小牛来找你。他是贵刊的老作者,这次又写了一个中篇,六万字,我们刊物当然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是奔你们刊来的。所以,要我给你写个见面的信。

作品《箭竹》我看过,认为不错,

采笋

陈千中

的玉玺。

铁锅破开泥土的刹那,山岚似乎都跟着颤了颤。湿润的土腥气混着竹鞭的乳香漫上来,一种清冽的甜在鼻腔里化开。

妻说:“往竹梢倾斜的方向下镐,能避开盘根错节的竹鞭。”我按照她说的挖下去,果然顺利得多。妻告诉我,20多年前她父亲就教她认笋窝子了,难怪她也是采春笋的好把式。此刻晨光斜穿过竹隙,我看见自己扬稿的影子与妻的重叠在一起,惊飞了竹鸡,扑棱棱的翅音震落好些翡翠色的露。

半山腰的野樱开得正好,花瓣落在笋坑里,像是土地摆的流水席。歇脚时我从竹篓里摸出两个蒿子粑粑,一个递给正在拧开热水壶的妻子,一个塞进自己嘴里。肉卤混着米果的香惊动了巡山的松鼠,抱着松果蹲在横枝上打量我们。指间夹杂的柴灰,是临行前岳母特意从灶膛里扒的——妻说这样能镇住山里的瘴气。

正午的阳光像金箔似的铺

妻的老家位于素有“湖南屋脊”之称的壶瓶山,山上的春笋鲜嫩美味,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和妻一道回去采春笋。

天光未破,竹林便醒了。晨雾裹着新笋的清气,在黛色山峦间游走,像土家阿妈晾晒的素纱不慎被山风卷了去。我装好铁镐,挎着竹篓,牵着妻往深山里走,露水打湿的千层底布鞋踩着陈年竹叶,每一步都沙沙作响,仿佛踩碎了无数个旧月亮。

妻是一名地道的土家姑娘,回到山里,再没有城里人的那份娇气。走在山路上,妻一直和我天南地北地聊着。

她说,小时候她母亲经常告诉她,春笋是地母的簪子。惊蛰后的第七场雨下透时,那些尖尖的笋头便会在腐叶间若隐若现。此刻满山薄雾里,我看见无数褐色的笋尖刺破苔衣,如同大地忽然生出满口新牙。

“最壮实的笋往藏在最陡的坡上。”妻出生在山里,她对山里的一切比我懂得很多。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几根竹笋裹着紫褐色皮的,顶端还缀着昨夜未晞的露,像是给好笋子盖上

桐 花

期盼,是故园深情守望。

记得老屋前,一个桐花簌簌的黄昏,童年的我站在屋前的青草地里。扎着两个长辫子的她穿着碎花外衣,蹲在我的面前,晶亮的双眼看着我欲言又止。她是我后来的婶婶。桐花不时从树上落下来,打在我的头上,打在她的辫子上。她手中握着一小束桐花,浅紫的乳白的桐花,散发着微微的奇异芳香。她用黑眼睛看着我,轻疑问:“叔叔长得好看,又有出息,他会娶我吗?”我不知所措,一言不发。

那时我还是个学龄前儿童,桐花飘落中,不懂婶婶当年的心。“即似桐花,委似桐花风”,暮色苍茫,桐花灼灼,攥着一束桐花的婶婶,像一棵新生的桐树,坚切地追求属于她的爱情。深绿色的古老村庄,飒飒桐花年复一年,在高空一边盛开一边凋落。

薇

流连仰望,灰蒙蒙的天幕,因为灿若星斗的繁花,这天幕也如波光潋滟的灰色织锦,让目光不忍游离。

就在这一棵棵花树下,开着小紫花的薇,将翠绿一寸寸地铺满大地,湮没陈年的枯枝败叶。密密丛丛的薇,比村庄还古老的薇,全然没有沧桑与世故,闪着紫色的小眼睛,如邻家小女孩烂漫无边。

母亲说, 缺衣少食的年代,野豌豆又叫救荒菜。春季正是断粮时节,野豌豆绿成海,村里人摘取嫩叶,切碎掺和在红薯糊糊里充饥。自古便传豆类有毒,但母亲和大家一样,采少量豆类晒干,与救兵粮(火棘果)一起磨粉,连同红薯野菜做成耙耙。听母亲说着,我暗自心惊,对薇一半爱怜一半畏惧。

天晴时, 我常去后山小径上散步。谷雨已过,薇依然在灌木间攀援萦绕,明媚的小紫花在各色小野花间浮现出来,山坡上弥漫着夏天将至的热烈气息。

八哥如此机灵有趣,我还真的喜欢上了。

我问了一只八哥的价钱,他说若你真的喜欢,就送你一只吧。

我说,那不行,喜欢的东西还是花钱买的好。

他给了我一个价,说另外送我一个鸟笼子,还有鸟食。

就在我掏钱买的时候,走过来一个老太太。她明显跟微友很熟,拍了一下微友的头,冲他说:“你个钱鬼子,养什么不好,偏要养个鸟!要晓得,今生你把鸟关在笼子里,来世自己也会变成笼子里的鸟!”

老太太说罢,呵呵呵笑着走了。

她的话让我犹豫了,掏钱的手停了下来。

为了给自己不买鸟找个台阶,我蹲下身子,学微友那样逗眼前的一只八哥。不管我说“您好”还是“帅哥”,那只八哥都不答我。

我看着他,很有些失望地说,看这鸟,只认主人,看来我跟这些八哥无缘!

微友说:“养八哥还真得从雏鸟开始,像养孩子,从小慢慢待它,才亲!”他见我要走,拉着我的手说:“最近孵了一窝刚出壳的小八哥,等满月我再告诉你。”

我笑笑,没有答他。

微友吹着口哨,转身继续逗弄他的八哥。

回到家,我把卖鸟人从微信好友中删了,此后再无联系。

阳雀花

春意正浓,细雨缠绵,我上山去捡地木耳。行至高坡处,猛见水塘那边,一大片灿黄照亮水面。是什么花朵如此喜气洋洋,像粲然的阳光恣意泼洒?

趟过青草,快步奔向塘岸。大青石岸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长溜阳雀树。一棵棵长满细刺的低矮小树肩搭肩,细碎绿叶中一串串玲珑的小雀儿倾巢而出。小雀儿身披金色,展翅翘尾,在枝条上列队栖息。淡绿色里透出嫩黄的小花蕾,恰似雏鸟,在枝条的顶端懵懵懂懂。

阳雀花,花型小巧俊美,花瓣旁分两瓣,瓣端微卷,颜色金黄,酷似飞翔的小雀儿。独特的形与色,阳雀花又名锦鸡儿,金雀花。阳雀花在本地产见,更多的人即使遇到,也把阳雀花当成灌木丛中随意开放的小野花。几个养牛人每日里来来去去,阳雀树旁密布牛蹄窝,不曾有谁采摘花朵。这正好成全了爱花的我。

阳雀花是我童年时代的花。有一年,我家老屋后面的枇杷树下,突然冒出一丛带刺的灌木,细细弱弱的。春天阳雀子鸣叫时,灌木的青绿叶子才米粒大,金色小花朵就在枝梢唱歌了。

母亲说这是阳雀花,一朵朵摘下来,煎鸡蛋饼又香又甜。偶尔我还会吃到阳雀树根煮鸡蛋,母亲说阳雀根煮鸡蛋滋阴补阳,女孩子吃了好。我全然忘记曾经吃过这么多春天的花朵,直到此刻,才惊觉那种清凉的回甘一直留在舌尖。

药书有记载,阳雀花为中药,常用于肾虚耳鸣、头晕眼花、小儿疳积等症。民间有阳雀鸟凄美的爱情传说。鸟唤醒了花,花唤醒了。山间日渐沉寂,阳雀花盛放如许,春天在人间永不谢幕。

贺文兵 供图

买八哥记

陈茂智

同城一个未曾谋面的微信好友,常在朋友圈晒他养的八哥。图片、短视频、抖音,都与八哥有关。有一段视频很有趣,八哥从笼子里飞出来,被他逗弄得随心所欲,一时飞到他头顶,一时跳到他肩上,手上。叫声也很逼真,跟人说话一样。他说:“您好!”八哥也说:“您好!”他喊“帅哥”,八哥也跟着喊“帅哥”。

时间长了,惹得我有些心动,就在朋友圈里答话,说他的八哥好可爱,问他在哪里买的。他听出我的喜欢里有想买的意思,就告诉我说,是他家养的八哥繁殖的,还说如果我喜欢,到时可以帮我留一只。我回答说,看看吧,如果有就告诉我一声,我去看看。

过了一个星期,微友又在朋友圈里说,他要外出旅行一段时间,家里养的两只八哥或求人托管,或低价转让。我又心动了,就留言说:如果可以,我买来吧。并请他告诉详细地址,我抽空过去看看。他把地址发过来,还给了他的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按他给的地址去他家看八哥。走到他说的那段路,一眼就看见街边的一棵大香樟树下,摆着几个鸟笼。走近一看,鸟笼子里养的都是八哥。我猜想,这地方八成就是微友的家了。果然,从街边的店铺里走出来一个人,手里一左一右提着个鸟笼,鸟笼里养的还是八哥。一问他,果然就是微信上的好友。

彼此寒暄之后,我就打量他养的那些八哥。八哥有六只,一般大小,一样的毛色,跳跃得都很欢实、矫健。为了认证他在朋友圈发的视频的真实,微友打开鸟笼,把一只八哥放了出来。八哥一下子就飞到头顶的大樟树上。我着急,担心八哥就势飞走。见我担心,微友安慰我说,没事的。说罢,他撮嘴吹了声口哨,八哥就从树上落下来,先是站在他头顶,然后跳到他肩膀。他伸出手来,八哥就跳到他手掌上。微友继续炫技显摆自己的八哥,对八哥说:“您好!”八哥张嘴也说:“您好!”微友说“帅哥”,八哥也说“帅哥”。



水车上的山歌

最动听的山歌
是在车水时的水车上
蹂躏出来的
水车的吱吱呀呀
恰如天然伴奏

啧啧般嘹亮
铜锣般震荡
牛皮鼓般浑厚
在田垄的五线谱上弹跳

山歌是只绚丽的绣球
你抛过来我抛过去
山歌是酩酊的桐油
为劳动漆上一层油光

唱得兴起,歌者会踮起脚尖
把颈伸得老长
活像一只报晓的公鸡
荷尔蒙充沛的山歌
使袒露的乡野受孕
山歌极富感染力
不会唱歌的人听了
喉咙也会发痒

深夜,车过老家

在尘烟被覆的陶窑的郊外
是低矮不一的荒山
童年记忆里的常家坪子
是檐口相联的谢氏大屋场
祖辈在屋后的祖坟山上团聚
但我仍然以为故乡在别处

自从父母的坟墓
环抱这里葱郁的兰草
我才隐隐嗅到故乡的气息
以及她的沉郁和大度
尤其是万籁俱静的深夜
驱车穿过家乡的腹地
自己正是那只夜鸟
昼夜兼顾,万山勿阻
飞离破落的巢穴
奔赴荣衰未卜的命运

进山的道路已经铺设

山里有美的风景
有庙和钟声
有晨风缠绕的林木和百节虫
七彩云在空中飘

进山的道路已经铺设

我此行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是寻访一位朋友
山上有他种植的大面积花园
他酿制的玫瑰酒香弥漫迹
他与鸟雀与水草为伴
就像是一条未名的清溪
不染世间的尘埃
然而,路遍白云深处
未果。山道开通前他已撤离
只留下夜色中的一盏星光

这次行程
多像我通过网络投寄出去的诗稿
于虚空中一页页散开
太阳和月亮
在清风中诵读

歇气

歇气不是结束也不是罢休
是短暂的停留
吾乡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只有晴天阴天和雨雪天

人生该有飞白处
沏杯烟熏茶
握壶早烟袋
铜质的轻亮的早烟袋
看门外的细雨淅沥

给自己留下空间
也给别人留下空间
那些挑担的荷锄的牵牛的
还有肩负满篓花果的人
从身边一闪而过
你目送他们到很远的地方